

安東區鄉團剿匪記

遼寧省圖書館藏



子 欣

②

章安張君震軒以其先德心如先生所著東隄鄉團剿
匪記見示囑為序言予卒讀而嘆曰若是乎鄉兵之可
用也方髮逆盛時蹂躪十餘省淪陷六十餘城疆吏東
手莫之能禦清室不亡間不容髮曾文正羅忠節王壯
武李忠武諸公倡辦團練其初不過為守禦計耳卒之
成效卓著越境追剿掃蕩寇_氛紛而大勲克集一時湘勇
之名聞天下文正公所謂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
省者誠足異矣同時心如先生亦以鄉兵剿除錢匪於

序

温州之金錢會耳聞之熟亦咸豐季年粵匪擾浙時乘
機助亂之一劇賊也瑞安孫琴西太僕有記在遜學集
中三十年前曾見之云云如何忘之久矣今見心如張
先生此作有如身歷其境所記雖僅瑞安事間涉平陽
永嘉一二而該匪之始末詳焉以一隅推及各方星火
燎原所關實鉅固志乘所必採亦紀載所不遺夫會中
人不過百十莠民耳方事之初一有司治之而有餘及

其黨多跡彰輟耒揭竿而以平瑞兩協之兵臨之亦斷
不至於不足奈何恬嬉貌玩坐任披猖幾使郡邑淪於
潢池則當日之文武官吏安在鄉閭團練以民捍匪不
得已之時勢則然官既不能衛民民若不謀自衛將任
無數虎狼之蹂躪而供其磨牙乎瑞本大邦顯宦如林
孫學士錡鳴時方里居出而倡之豈不隨呼而應乃袖
手睨眎且不慊於初始之人有權在士流之忌幾幾乎
士與紳隙則當日之紳安在心如先生一儒生耳乃獨

不顧身家遑遑以鄉里安危自任事前既已籌及臨事
應付又協機宜約同人也告於官也請於將也措餉也
督隊也水陸奔命也艱難險阻氣不少衰匪懸千金贖
之而不為懾維時各鄉辦團者不一而匪獨讐先生則
先生之足為匪之成敗城之存亡從可知矣其視官紳
相去何如事後以功獎訓導知縣在當道藉以酬庸在
先生固初不計及也且不由浙吏奏保而出於閩吏既
為徐清惠左恪靖二名臣所知則先生之心亦可慰矣

余宰瑞日微聞其事未讀其文今由哲嗣震軒君出以
見示不能不如屬以片言為序當髮捻諸匪盛時各省
多以民團輔官兵其以團練起家而位兼將相蕩平宇
內者有曾文正以團練起事而結賊謀逆大擾中原者
有苗沛霖苗本諸生金錢會首趙起為平陽奸民蔡華
蔡岑兄弟為瑞安拔貢廩生亦以辦團號召其事畧同
趙蔡固不中與苗為奴奈何孫學士亦不克與曾為伍
讀此記者能無感慨係之丙寅夏五西江符 璋序

瑞安東區鄉團剿匪記

道光三十年，髮匪洪秀全由廣西紫金山起事以來，蹂躪十餘行省。咸豐八年夏，逆王石達開竄擾括蒼，陷郡城。既括毗連，我溫因之戒嚴。俞觀察樹楓葉鎮軍炳忠督兵往剿，檄委永邑紳士孟璜總辦糧臺。予亦隨營幫辦文案。兵船停泊^楫青田石帆等處，屍骸漂流船傍，目不忍觀。未一月，竟復括郡。兵遂進城，余隨糧臺駐紮括郡譚家。譚本大姓，匪至人皆逃散，室被匪踞。匪退，器皿書籍尚在，竟遭兵勇狼藉，蕩然無遺。予公暇閑步城市，見

匪張偽示軍律井然。想其中定有知兵者在焉。時予以微勞蒙
晏撫憲給外獎五品功牌。然處郡之匪雖退。而金嚴甯紹嘉湖
諸郡猶有匪踞。咸豐十一年。髮逆撲攻杭州。圍困一月。省城失
守。屠戮甚慘。當是時。髮匪之勢傾天下。天下皆人人自危。於是
平陽錢倉奸民趙起等。乘機起事。招丁辦團。每人給金錢為記。
美其名曰金錢會。民為全軀保妻子計。均被脅入會。而吾瑞拔
貢蔡華。其弟廩生蔡岑亦為之。被誘。於是吾河鄉士紳皆恐。紛
來與予商辦團事。予友陳君兆賓。鍾君成文。林君肇衡。陳君定

江張君飛鳶潘君維章等議取管子軌里連鄉之義以連環為
記呈縣核准孰意甫舉辦而變生焉初咸豐元年吾瑞大紳孫
侍讀鏘鳴視學廣西適髮逆圍攻桂林省城受困者月餘圍解
給假歸奏請在籍自備資斧團練而其兄衣言亦於咸豐四年
由翰林出任皖省安慶知府時皖新被賊民房衙署皆燬孫君
居守鄉村以茅蓬為衙署四面皆賊日夜巡守苦不可言屢請
假未准乃以廢疾辭歸去職兄弟居家奉旨團練幾八九年亦無成
績既而聞河鄉與平陽各有團乃藉其戚曾鴻昌財力設酒教

士館招集鄉民聚飲，每人分給白布一塊，亦美。其名曰白布會。隔江港鄉士紳多附焉。然品流混雜，有識者士或訾之。大紳因河鄉入會者稀，反謂連環無吳金錢，將聳當道。中亦等以法，賴城董胡君棟、南桂樵、昆仲、馳函阻之，毋力辦，并力向當道代剖。予等始意意外禍，而河鄉團練由此散。大紳知鄉團已散，每及及應遂專與金錢會首爭長。金錢聚會已久，招集鄉勇甚眾，團結官吏又深，不畏其勢，遂與角勝。先破林垵白布會，首陳安瀾家，繼焚潘埭孫侍讀房屋，蓋從此白布會之勢日衰，而金錢會之

勢日盛矣。於是平陽文武員弁受其愚，錢糧器械任其取，金錢會首趙起、遂生、跳梁心，分遣其黨謝公達往攻閩之福鼎縣城。我邑戒嚴，城董胡君棟甫招募台勇，力主辦防辦剿。八月廿八早，金錢會潛襲郡城，如入無人之境，圍攻道署。志觀察勦諭垣適擁入府署，適黃府尊維誥來瑞查辦匪案，未受其驚。道府印信均被掠去，富室典鋪搜括一空。時郡紳孟君璜正辦團於小南門外，遂飭台勇由東門進勦。錢匪見兵來，棄城遁。廿八午，吾鄉聞郡城失守，奸民暗入金錢會者，皆挺身出，散賣金錢，肆其

同喝各邨愚民咸紛紛買而有識士紳則來就予商可否予曰
錢匪烏合喜搶掠決不足以成大事姑俟之次早果得匪退郡
復報予咲曰金錢可滅矣乃復邀林陳潘張諸君商辦團事且
告之曰吾鄉所患者東山上塢身匪踞隔江與二邨對峙來必
兩邨先受禍團宜急上塢紳士惟林燮臣能制人可為團長諸
君試往邀之迨往而臣竟推諉既而匪果擾隔江鄉邨嶼頭林
宦家遭罄掠且踞寶香寺邑尊孫公杰諭予同潘林二君招集
團丁隨台勇攻剽隔江郡紳孟君璜亦親帶勇來瑞會剿無如

予等新集之團、僅數百人、隨外委李君錦祥、分攻金浦、中奸細計、誘入重地、彼眾我寡、致敗而退、船泊岸傍、適遇潮落、圍丁夏阿三等被追情慌、落水陣亡、台勇陶寶登進攻隔江橋道、亦被敗回、於是城中兵勇多奸細、幸城紳察知、請邑尊將台勇撤回、且口糧不敷、恐久生變也、金錢由此勢益熾、遂令擾港鄉山鄉、十月廿二、忽接城紳胡隸甫函云、湖石張君崇禮、諸生也、性剛而狷、集團屢與匪戰、奈書生不知兵法、貪功深入、遂遇害、其弟崇新、繼兄志力扼之、湖石數邨得免禍、然金錢之勢益大、定有

圖瑞城意廿三夜胡紳親來邀云昨晚沈君蘭生項君子川赴
郡請兵因欠台勇口糧遭勇困阨非君去莫解余即連夜往邀
孟君嶧巖山君雪坪與台勇議允乃回廿五予正留城局議事
忽聞炮聲震天彈飛入城金錢竟勾通石子舉匪船七隻駛進
內港攻城全城震駭孫公亦登陴守禦予覩此情形恐河鄉先
受禍繼城歸路過九里與潘君寶珍商速集各鄉鄉團防禦珍
言已集各鄉士紳議定明日大會獨上塢林樊臣不允似有異
志予歸星夜飛告各鄉廿六早同張君飛喬至九里各鄉催團

適路過蘭生舟自郡回遂告以約圍事至莘塍忽見一人自南
來奔、逕舉手告曰、賊已至北門外西畧矣、予情急趕歸、又過南
鄉紳士自北面予告以賊勢深逼、狀宜速歸、集團抵禦、言未既、
炮聲轟轟至、各紳面如土色、飛奔去、予歸、即集團防守、未解、賊
果至北門攻城、九里薛里莘塍南埭直落等鄉、共率團丁二千
餘、赴城援助、潘寶珍潘普慶親督隊在北門外與賊接仗、賊已
敗退、忽被上塢奸細說報言賊已由東山上塢而來、爾等家且
不保、何暇保城、團丁聞慌退陣、賊乘勢追下、致東郭團丁二名

被害潘賢珍等又約廿七五更再戰。以五聲炮為號。二更時聞賊已在上塢設局。並言欲保身家者。須向裕相說妥。裕相即林燮臣也。予急飭弁走探。則上塢土城果插賊旗矣。各地團丁聞之氣餒。三更時城紳項挺芳、鄭祥麟、燦役鄭茂自郡回過予。云已請管勇來至梧埏。明早定到。團丁聞有兵來。又氣奮。予於是函通九里薛里等鄉。約齊會兵。適潘普慶奔至。泣訴林燮臣通匪。且怒我領隊救城。云明日定燒我屋。求速發兵救之。予許其明早往救。廿七早。予集團待兵。候至傍午。而管勇杳然。各地團

丁遂散、匪首趙起由東山進扎隆山、日夜攻城、東郭外民居皆
遭賊燬、賊目朱秀山設局上塢、擄掠鄉邨、各地皆紛紛納款、予
見勢莫挽、隻身奔郡請兵、先向孟嶧山借炮船二隻、鎗勇五十
名、同李錦祥於廿八五更開船、至六都穩豐、與管勇合兵、予炮
船先到八都岑岐橋停泊、時值午牌、而管勇尚逗留塘口不進、
予見勢孤、船仍折回塘口、管士拱推無口糧、予力為認募給發、
乃先進兵督戰、時匪千餘人蜂擁而至、過於岑岐、予令船開炮、
賊稍却、予望管勇尚在五六里外、而賊後隊來益多、恐眾寡不

敵船仍退泊塘下，賊亦不敢來追，轉入丁田，掠予家，申牌，邨人來報匪掠情形，予又赴郡，廿九黎明，梯城入，泣叩鎮軍，乞發兵，鎮軍面諭，已派池參戎維屏統兵兩千餘，從陸路進，派夾板水師船七隻，由海道入，水陸夾攻，明日均可進兵，又蒙黃府尊維誥招勇三百名，派把總鄭昌麟管帶，而諭予與郡紳陸潮溥沿途接濟口糧，十一月初一，予差庫子阿文函遞七都紳士杜鍾嶽，囑其密約各都集團助剿，而兵竟未發，予乃再赴郡謁支觀察方廉，泣訴瑞城被圍，危在旦夕，望救如望雨，並催陳永尊寶

善速發口糧初二晚予同鄭昌麟孫貽穀之勇先行予獨坐小舟至七都巖下杜鍾嶽家時已初三早晨嶽見予即云賊逼怙賞格獲君者賞洋千元宜速避予言城亡家破何有於身當冒死救城為要遂偕嶽籌餉至午牌兵未至又赴漁潭籌之適城紳葉一成避寇其地乃同捐殷戶米十餘石申牌鄭勇船始抵穗豐予回船已晚二更後又同義士徐士英赴仙巖周君鳴桐家議籌餉時桐與諸紳正在廟扶乩詢其故皆云事勢危迫南鄉紛投吾鄉亦議投未決故扶乩乩云不日有官兵至予曰神

其窮乎予今正督兵至穗豐兵乏餉來乞君助予桐等喜許措
錢貳拾千送來四更回而兵船又退泊白象矣予無奈再至巖
下叩門鍾嶽啟門身語曰對岍下林多金錢日間屢來偵君宜
速去免禍予情慌隻身奔回白象約二十餘里路中聞炮聲自
西南來紅光燭天蓋是時賊正攻瑞城故途幸不過賊也初四
日催兵船復駛穗豐而匪黨陳阿乃董阿水率匪來塘下設局
塘下鄉團拒之匪退扎塘口而穗豐之民驚惶甚兵船又退泊
巖下日暮予赴巖下催餉兵船退至帆遊二更後予同巖下團

丁蘇葛奎步奔帆遊約十五里。則穗豐張上進已在船泣求援。師言賊扎塘口。明早定掠赫穗豐。予遂急催鄭勇開船。奈夜不肯行。乃懇鄭把總刷選鎗勇百名。現發口糧。星夜由陸路進。予親為督隊。路經巖下。忽見西鄉三都嶺炮聲火光不絕。鎗勇亦即開鎗。致巖下仙巖驚喊震天。旋知官兵過境。始各安堵。勇至穗豐扎營。夜已四鼓。而賊竟聞風遁去。初五早。四五六七八等郡紳士皆率團至。以白眉為號。至午刻。予即催鄭把總管都閭孫貽毅三隊先進。民團隨後。予同周君鳴桐赴帆遊。催請池統

領。不料兵勇圍丁至塘下岑岐等處。被奸細謊報。賊從大羅山而下。腹背受敵。兵民慌退。以致台勇誤傷。圍丁朱上。記錢瑞宏。斃命。兵民幾自相殘賊。幸池統領兵到。彈壓會泊巖下。而近都各紳蔡培鎬徐丹山胡作鏞等。竟被管勇閉困船中。予力懇管都閩勇。傷者肩認賞恤。乃允釋諸紳。然已受驚不淺矣。初六早。池統領發令進剿。船至穗豐。鄭勇以口糧不繼。遲延不進。予從六都殷戶借餉。而慳吝者多。慷慨者少。幸有義士徐士英指國相助。餉發時。已傍午。忽見東方火光冲天。聞報賊目朱秀山率

江當再議會剝。予於是再設局辦團，兼募鎗勇六十名，以壯聲勢。而河鄉團練由此立。初八日，孫公會營親赴東山上塢查辦。而林燮臣之屋被封，既而孫公卸篆去。黃公宗貴來署任。又諭予為河鄉團總，兼請學師戴公咸弼來局督辦捐輸。接濟勇糧。予與各都士紳約期十二日大會鄉團，赴各邨催餉。而陳君兆賓、林君肇衡、張君飛喬、陳君定江、薛君廷芝、薛君照、潘君維章皆駐局辦事。司會計者，則予姪敷治也。十三早，各都集團萬餘人。由予督隊大會於一二都北，至永之南湖。燭鳳霞坊等邨十

四日予至一都麗舉聞其地多錢匪乃與楊君慶環商辦團事
環云吾地吳紳與金錢通氣非邀伊同辦事掣肘吳紳者名一
勤、嚴舉知名士也時已暮予留楊戚家遣人請之傍晚吳來予
勸其與慶環同辦團練吳初猶豫經予開導始曰隔山皆金錢
吾地有三百餘人在隔山買賣若團練必須飭諸人速斂以免
禍予勸速行之吳曰如無資奈何予曰刻捐得楊姓制錢四十
千、全界君為辦費十五早予將東歸乃囑吳楊二君曰東鄉離
此約三十餘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今而遠君等實心辦西鄉

圍事有急處予東鄉定相救應也歸而過穗豐忽見吾局團丁
高部飛奔來告云金錢關公在麗峴將起大隊翻山截歸路幸
速回毋墮計言未畢忽見西鄉三都嶺火光火起炮聲震天各
鄉皆鳴鑼發喊吾局團勇則紅旗聯翩前來予遂下令飭各團
急赴三都兜剿賊見鄉兵衆勇遂不敢越山過十九日賊又翻
山由大車嶺來擾二三兩都三都團董陳慶揚飛報到局予即
飭局勇會集各鄉團丁赴沙瀆與賊接仗賊敗過山勇圍追至
大山查其地多通匪而以陳七松為首乃焚其巢穴而歸廿一

日賊又至大山，予復調團勇赴戰，賊又敗遁，而西鄉由此得安。
枕，當是時，福建記名道張公啟煊，平陽人，曾奉命援浙，會剿髮
匪，失機旋甌，支觀察請其來瑞，會剿錢匪，於廿六日到瑞，孫侍
讀始隨營歸，知予等忠直，屢來局，莫修好，而局紳薛照等_拒禮
之，得讀益不能釋然，然吳一勤素與侍讀通欵曲，遊於張公
前，力保吳為西鄉團總，一、二、三等都悉屬之，當是時，張觀察駐
營隆山，而賊南踞隔江，西踞岐院山寺，岐院山路北通一、二都，
故一都麗鬼多，知賊情，張觀察與侍讀日謀會剿，召予派鄉團

五千人予只認十餘人孫侍讀曰吳一勤地僅一都尚自認派
五千人汝統轄七都何認之少也予曰予地離岐院較遠非如
一二三都、可以朝去而暮回也况團丁皆挑精銳駐扎在營五
日一更替鄉民又非兵勇比各有室家顧戀若久遠離必生變
心至一二三都戶口統計老壯男丁不及五千人此真吳某大
言欺人身大言欺人予不能侍讀無以應予即歸與各鄉團董
會商按邨之大小分派大者派五六十人小者派二三十人七
都約共得千餘人密訂十二月十六五更進兵十五日大雨予

遣人赴隆山探聽觀察諭俟天色二更後天霽五更觀察檄令
明早起兵予局即飛召各團至兵齊已辰牌矣詎吳一勤探知
賊已棄岐院走莫捨首功遂於卯時先翻山進辰時抵岐院燬
其寺烟蔽天觀察遙望心慌急下令嚴催時予兵至城已巳初
因會齊並進而吳一勤兵至盧浦才揚揚得志欲勒酒飯正飲
酒間賊見其逸無繼伏兵突出困之垓心吳一勤情知中計慌
逃無路逼至水邊歛鳧水逸又陷濫不得脫幸予團先到奮勇
殺賊救一勤出險而西鄉圍丁已失數十百人既而觀察兵踵

至永邑上河鄉紳士徐方等亦督團來援同扎盧浦桐浦兩地
賊見官兵勢盛退踞陶山為負嵎計吳一勤既敗歸又被陣亡
屍偏擾鬧乃避匿中埭山中不敢出而西鄉團局遂廢十二月
廿四賊自陶山來撲吾營張觀察飭台勇與鄉兵禦之孫君詒
毅陷陣身亡幸吾兵奮死兜剿賊始受大創竄去吾鄉團丁局
勇均留營過年明年改元蓋即同治元年也正月初二予赴桐
浦大營與觀察侍讀會商軍情港鄉被賊脅從者見勢孤各紛
紛反正投營納款初三日秦軍門如虎自閩督兵來平陽會匪

聞皆逃。閩邑多反正。而金錢之勢益衰。予同張觀察進剿陶山等處。金錢會首趙起蔡華道港鄉山鄉悉平。初五日。張觀察拔隊過江。予亦督團奏凱還。初十日。秦軍門從平陽過瑞赴郇。予進謁之於舟。軍門年逾六旬。貌溫而音亮。自言帶兵數十年。屢逢大敵。身受多傷。因解衣示予。身上箭瘢。腿上創痕。茶罷告退。軍門遂赴溫。駐節大士門。陳孝廉鏘家。時鏘猶諸生。挈眷避寇去。室無一人。故軍門館焉。旋金錢會匪勾引髮匪。由永邑瞿溪擾掠上河鄉陽舉等鄉。秦軍門督兵往剿。賊退踞永之山鄉。張

觀察駐守桐嶺，吾局派張飛鳶與張夢琪駐守帆遊。三月間，錢
髮二匪夜襲桐嶺，張營陳少爺戰敗死馬。觀察急退兵駐隆山，
損失軍裝甚巨。髮匪乘勢蜂擁過山，踞廿四都、港鄉山鄉之民
仍從賊，而金錢之熾復熾。孫侍讀乃薦其戚南鎮繆國賓任南
鄉團總，分設一局管轄九十兩都，而九都薛里之人不肯歸其
團。四月初六日，錢髮二匪屢來攻瑞城北門，黃副將鏡明飭兵
出城戰退之。西鄉自吳一勤岐院敗後，團局久廢。繆國賓派何
方年、潘維章駐守麗皋。初十，二匪從廿四都翻山至麗皋，潘何

拒戰大敗走賊遂踞麗恩林掠予姑夫楊際唐家被掠尤慘焉
七都六都鄉團亦被驅二匪圖佔大羅山吾叔幸夢琪等督勇扼守
帆遊橋與賊持予亦飭勇往援之夢琪見吾局紅旗飄飄過巖
下橋即催六七都團勇由帆遊橋趨赴麗恩會剿二匪見鄉團
奮勇氣奪退踞山腰團民竟奮追上山接仗賊敗越山道是役
也奪獲賊炮械甚多而吾鄉團丁張作明張振發張載水等均
力戰受傷經黃邑尊驗明膏血有差四月十五日賊又竄二都
梓畧擾掠及白門予於是飛集南北各團分路兜剿巖下漁潭

仙巖各團勇從帆遊橋漁潭橋進、穗豐中埭塘下團勇由巖下
橋穗豐橋進、南鄉董田華表小典下大典下前池南河鮑田團
勇由塘口橋岑岐橋進、而丁田總局團勇、則由沈畝竹溪莘田
進、至梓畝管山下、四面兜剿之、賊大敗、斬首虜數十級、奪獲汪
姓周姓賊旗數十枚、皆黑心白邊、大徑丈、匪首乘間逸去、生擒
長髮匪三人、訊明二係樂清良民、被擄脅從、交保釋放、一則確
為老匪、即正法杆示、十七日、二匪又翻山由三都大車嶺而下、
欲焚掠沙畝沙瀆各邨、吾局聞報、即赴剿、匪見紅旗至、胆落、遂

退吾兵追至大山而回。廿五日，聞匪猶踞大山，予又會各團去
剿。賊聞風退至廿四都林畧，吾兵趕至林畧，搗其巢，賊分三路
拒戰。吾兵因山徑生疏，稍却。賊鼓噪追下，前池圍丁燕結被殺。
吾兵益慌，退至嶺脚沙瀆，爭渡河，致圍丁夏大水，李阿元陣亡。
兵遂大亂。沙畧沙瀆沙河各邨均遭匪掠，而吾戚陳希永吾友
潘煥浩之屋亦被燒。幸後隊團丁趕到，兵勢復振，轉戈再戰。賊
知衆寡不敵，敗陣去。吾兵又追至大山而回。廿六日，賊又至南
鄉十都沙塘底，赫掠南局，率團往剿。飛報吾局，予飭團丁速援。

之賊見紅旗隊至，又退去。而南鄉各邨始免禍。廿七日，二匪起大隊來撲瑞城西北兩門，圍攻甚急。城董飛報南局與予局。予同繆國賓率團赴之。黃副將見鄉團已至，遂開城迎敵。與二匪大戰於北門外，兩局圍丁由後垵分路兜剿，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是日竟殺賊數十，奪獲偽旗軍械無算。賊皆痛哭逃生。竄伏於廿四都各邨，不敢再出。於是賊之銳氣自此挫盡矣。五月初三，予赴五都海安所場署團局商辦軍務。至晚未定飯後更餘，忽聞鮑田各邨鳴鑼聲喧，火號競舉，羣言賊已由岑

岐山來攻吾局，予心慌急，由陸路趕躲，半途又傳賊已退，心稍定。到局始知金縣人見岑岐山上有燈，誤認為賊，飛報於局，以致民心擾亂，此真風鶴之驚也。髮匪因屢經敗衄，知吾瑞鄉團義勇難犯，不敢再窺瑞城，即由山鄉竄往金衢嚴等府，而金錢之勢益孤。趙起、蔡華兄弟皆逃遁，蔡華、蔡岑逃至永邑上鄉，被民團擊獲。解府訊明正法，首級並發瑞懸示。趙起逃至玉環山，適瑞安鍾君國泰署玉環千總，購線獲之，督解來府。黃太尊當堂訊問，初猶能供，因傷重即斃。遂正法，臬示溫州五邑。自此一

○律○肅○清○矣○當○金○錢○圍○攻○瑞○城○時○予○乞○師○解○圍○籌○餉○籌○兵○奔○馳○道
路○計○十○日○夜○無○眠○孫○邑○尊○洞○悉○實○情○曾○先○將○解○圍○勞○績○詳○請○獎
叙○蒙○撫○憲○奏○獎○予○以○訓○導○之○職○杭○州○失○陷○後○各○邑○皆○解○圍○永○邑
蒲○州○圍○總○葉○品○金○附○貢○生○也○老○成○通○達○團○練○尤○精○屢○與○予○會○商
軍○情○交○以○忠○義○相○勉○勵○髮○匪○佔○據○全○處○省○城○道○梗○文○報○不○通○聞
撫○軍○徐○公○宗○幹○訪○查○予○等○實○心○解○圍○即○頒○示○到○瑞○謂○鄉○團○果○能
竭○力○督○辦○剿○滅○二○逆○定○即○破○格○獎○勵○示○中○列○名○葉○品○金○吳○一○勤
及○予○三○人○也○故○溫○郡○肅○清○後○黃○邑○尊○又○詳○請○獎○叙○張○觀○察○奉○督

憲頒賞銀牌及外獎執照。惟予局得賞者最多。予與叔夢琪陳
定江張飛蔺林肇衡陳兆賓張廣芝團丁張作明張振發包永
榭張載水徐浩等均得內獎。而各邨紳民因此沒得武功爵者
亦不下數十百人。亦足見吾邨義民殺賊之具有同心也。既而
督部堂左公宗棠撫部院馬公新貽文奏予剿匪勞績。奉旨賞
戴藍翎。以知縣選用。張觀察又手書有辛讓風四字給獎。予謹
額於堂為紀念。今者時值昇平。累字靖謐。回想曩日戰爭之苦。
益事越三十年矣。而予已年屆古稀。當時團防諸同事。至今已

大半凋零，年少後生，有以舊事來詢者，予以不暇詳述。迨暑無事，默溯生平親歷諸境，援筆代古，據實直書，亦後儒考鏡國闡之資也。知我罪我，聽諸世之覽者。

清光緒十五年七月中浣，瑞安汀川閑叟張慶葵心如甫記時

年六十有九

張慶葵，字心如，瑞安人。年六十有九，自號汀川閑叟。其生平親歷諸境，援筆代古，據實直書，亦後儒考鏡國闡之資也。知我罪我，聽諸世之覽者。

剽匪記書後

桐奉家大人命書鄉團剽匪記既訖事乃借書其後曰嗚呼國
家禍亂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方錢匪之起事平陽也趙
起不過一無賴奸民身始有金華賣筆人周兆榮煽其端繼有
瑞安蔡華等助其賊小醜烏合皆以利驅非如洪楊之起廣西
黨羽有十餘萬人未易一鼓擒也且粵匪踞蹂躪遍天下天下
之匪響應者極多而各有大紳藉團防自衛者亦不少竄瑞安
一縣而已哉而吾瑞既有此舉果能以忠信與官民相激勸不

專顧其身家眾志成城可戰可守彼奸民縱有逆謀或畏勢而
漸消萌蘖否則以十年訓練之圍撲一隅新然之缺此時利鈍
成敗詎待智者決哉今有猛虎於此才其禡小哺乳時一夫可
繫而殺之及其壯猛噬人始聚眾逐之彼虎肯帖身受驅遂不
負嶋反噬乎而况素有獵師之技操發縱指示之權深山百獸
且聲威以懾之何至肘腋之間么膺之物袖手旁觀但答守土
者任其出柙之非而忘我早有利器之可制其命嗚呼可謂勿
思甚矣家大人以一介書生值賊勢方張之際獨毅然隻身走

郡效色昏之乞師冒險辦團集同仇之子弟此曷嘗受朝廷高
官厚祿之恩荷 聖天子特旨辦團之責我卒之瑞城解圍逆
渠胤胤勾引粵匪終歸殲滅大吏獎叙勲績曰是瑞安鄉團之
力我鄉父老至今安耕請而述軼聞者僉曰賴夫人鄉團之功
然則家大人之紀月編年備詳戰事洵有不能自己者乎若其
老謀卓識公爾志私實足媿當時虛聲純盜之流而壯我後人
為國報忠之氣尤望讀是記者味之於楮墨之表可也時在
光緒十五年十月上浣男桐謹跋

再書河鄉剽匪記後

先君此記撰于清光緒中葉。越兩載而先君棄養。桐是年適受孫太僕學士之公之聘。謀其季子文孫于詒善祠塾。得時與仲容先生及伯陶仲彤仲愷攸叔文。文字切磋。致足樂也。冬間丁艱回里。杜門讀禮。萬念都灰。而記稿遂閣置篋。行亦緣身與孫氏世交。不忍以先人遺墨招嫌也。迄今幾五十年。清社屋。國體更。先君暨孫氏諸公。皆墓木拱矣。似無所用其忌諱。况此記所述。較太僕會匪紀畧。頗有異同。足為邑之談國故者。致訂之資。當時名著如黃通政激蘭之錢虜爰書。林孝廉星樵劉文學蕪村吳上舍歲之之錢寇記事。均藏而未出。則先君此記。益不可不表章之也。按先君記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抄。孫君治數在桐浦。與錢匪遇。陷陣身亡。

而太僕治毅瑣誌則言同治元年正月初。今匪已平。治毅於二月間於桃溪遇粵匪戰。被重創。死。云。死于錢。云。死于髮。時間相差兩月餘。究莫明其真相。又先君記同治元年正月初二。親赴桐浦營。次與張觀察督。煊。合商軍情。初三。張拔隊過江。初十。奉軍門如虎自平過瑞。赴永會剿。張駐守相嶺。三月間。錢髮。二匪夜襲張營。陳管帶督戰陣亡。張退駐陰山。損失軍裝無數。匪勢又熾。四月初六。二匪合攻瑞。不得逞。初十。又從廿四都翻山。來擾河鄉。二都。十五。鄉團從梓畚。晉山兜剿。大獲勝仗。廿五六後。始鼠竄去。五月。以遠。髮。通。錢。勢。孤。趙。蔡。二。寇。乃。先。後。授。首。叙。次。年。月。極。明。白。太。僕。之。今。匪。紀。略。則。於。同。治。元。年。正。月。即。稱。趙。蔡。諸。匪。均。被。獲。殲。死。而。後。德。一。革。曰。會。匪。起。以。咸。豐。十。一。年。八。月。至。同。治。元。年。正。月。凡。六。月。匪。盡。滅。信。如。斯。言。然。則。先。君。所。記。五。月。後。賊。始。獲。滅。者。豈。皆。虛。構。事。實。乎。此。其。記。事。之。抵。牾。尤。不。可。以。為。信。

史也明矣。顧以桐平心論之。太僕學士二先生。品學之兼優。著述之宏富。誠為我邑山
斗。令人景仰。深者。惜其於行軍用兵之道。非所長也。蓋學士於咸豐初。自廣西假歸。請
旨。辦團。當是時。身賊多。各處猖獗。瑞安高安。皆無驚也。愚民烏知國難。上雖辦團。下仍玩視。
其籌備不周。無足怪者。迨咸豐末。年平陽奸民。趙啟。以金錢鼓惑鄉民。藉口辦防。而瑞安拔
貢蔡華。及弟蔡岑。為團報私仇。受趙啟餌。甘為之信。同倡亂。瑞平累毗連。城御諸紳。咸相
戒。議團。於是學士乃以辦團名義。設酒聚會。每人給白布一塊。為記號。詎知此舉已鑄成大錯
矣。宣聖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同是一會。布與錢有何分別。且集會即
集黨。觀於漢之鉤黨。唐之牛李。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大都予人以口實。今於一邑辦防。

不心石美哉。不分良莠。忽恆會名以招之。宜其費然而集矣也。當時有與石揭帖集四書文
為嘲者。外間希有傳者。補錄於此。累見當日白布令狀況。布在方策。徒哺囁也。夫斯人其
助我者也。又從而招之。不白白乎。噫。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臣不臣。寇玉則先去。七年之內。無所取材。
止而為有。以安人爵。此也。今為妻妾之奉。有若此。吾不欲現之矣。有此人者。好行。其古之所
謂民賊也。出納。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不義而富且貴。多怨。亦不言其子也。不幸短命死矣。
今天下又士氣。退而省其私。而後厭然。昔者有王命。其何以行之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軍旅
之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守望相助。請嘗試之。明日遂行。主癩疽。侍人瘡。環則澆。滔面。諛
之人。至矣。縣欽而附。益之。或達。或近。踵門而告。為今日。體訟。于時保之。百官有司。而莫予道也。有

弗行。徒之以。然。強而。故。可。以。進。放。略。是。之。謂。不。知。務。而。無。傲。不。行。亦。莫。之。行。也。有。餘。布。其。間。不。能。
以。取。之。於。民。也。三。十。而。立。有。酒。食。則。必。取。盈。焉。饋。金。一。百。卒。之。東。郭。從。者。數。百。人。擔。首。質。諸。鬼。神。
而。無。疑。沽。酒。必。止。席。先。嘗。之。向。有。爵。可。以。飲。食。者。魚。饅。而。肉。敗。三。咽。使。民。賙。之。並。曰。吾。不。欲。也。乞。人。所。
不。屑。也。委。而。去。之。也。半。矣。其。為。士。者。哭。之。嗟。乎。憲。賄。而。合。似。也。以。君。所。為。師。行。而。糧。食。曰。否。必。
先。利。其。器。曰。否。擇。其。善。者。而。從。之。曰。否。放。於。利。而。行。與。此。財。於。人。者。既。盟。之。後。豈。有。要。人。皆。先。中。
也。豈。有。要。之。心。於。人。也。鳥。獸。不。可。以。同。羣。他。日。必。反。斯。害。也。已。吾。恐。吾。所。之。憂。不。自。其。死。然。
既。平。學。士。因。會。事。叢。詬。忽。無。可。涉。遂。銷。假。回。朝。以。奏。疏。彈。劾。官。紳。夫。官。誠。不。足。責。
紳。則。桑。梓。文。游。固。防。同。類。何。至。甘。為。漢。奸。自。污。人。極。蓋。喪。亂。之。際。毀。譽。殆。現。原。不。

錢恒

可以無稽筆墨。政受嚴旨。滄河也。據善拙後日記於同治三年四月初三。錄部欽云。侍講學士。奏可。

不實。約私狹隘。居心險詐。勢令休政。至於漫肆失守。歷掠印退者。先君記之。由孟璜台勇。

之加。今觀學士上左季高中。既許沈之奸。又詆孟為虎。獨於其威。憐國室。

吳鴻源二人。則譽而若之。毋乃褊衷未化乎。若其論河鄉。因行書中。仍言本年。

髮匪之反。四月十三。初犯瑞城。於北城東。莊山者。河鄉。民國之功也。其擊敗古服。

賊匪者。城內則兵民齊心。城外則師船策應。而首先迎擊者。亦河鄉。民國之功也。可。

見先君當日。與鄉紳等竭力辦團。城滅二匪。學士雖不憚於心。要不能域於口。亦是。

見公論。尚在人向也。嗚呼。咸同間。寇亂亟矣。設使湖湘諸名臣。忠義奮發。清室。

焉有中興之望。而趙秦以一隅之寇。不能燬原。得以生時撲滅者。固瑞邑人民之
幸福。實由國紳和衷協濟之微勞也。善夫符奕拉夫。全為此記序云。趙秦固不中與
苗如奴。秦何如學士。亦不克與曾為伍。彼所謂談言微中也。歟。民國廿九年春
趙隱老人記。

温州

通志年圖卷之二